

好花开在好石岩

□朱孝才

贺年片

□陶灵



了默契下去的心思。终于在一次我到外地出差两个月,家里没人管护后,那藤花死了。先是叶子让虫子吃了个精光,接着藤条没了水分渐渐枯萎,最后从根部被我拔了,只留了陶盆放在露台,任凭风吹雨淋不管不顾。

差不多六七年后,我回到与铁峰山同一山脉的凤凰山下山居,那个陶盆也让我带回了山里。山居处地广田肥,我有足够的露天花园莳花弄草而无需这些局促的盆盆钵钵了。我把陶盆连同一堆大大小小的花盆花钵随手堆码在屋后石坎下,忙着打理杂七杂八的事去了。转眼过了小满节气,我去屋后取土。猛然见那一堆盆盆钵钵竟然一片翠绿了。是那藤花的藤蔓,我太熟悉了。它从陶盆里蹿出来,弯弯曲曲缠绕在花盆间的缝隙里,细细的卷须开始向石坎上的小草灌木一点点攀结,肥硕的叶梗间已经有了一颗颗小米大小的花蕾,活脱脱一个成熟的钝齿铁线莲图谱了。

我喜出望外。我丢下手里的活计,用了一整天时间把藤花从花盆缝隙间解放出来,原地挖了个土坑把根须填埋进去。石坎上就势搭了竹篱笆,把藤子一点点小心缠绕上去。夜里,山里下了场细雨。第二天我去屋后察看,藤花已经像原生一样好好地长在那里了。

这株铁线莲总算是找到家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其实,从小宋手里接过那一坨黑乎乎的泥巴起,我一直在纠结在愧疚。纠结该不该把它带回城里,愧疚让它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山野,最后落得个半死不活的,这下好了。

好花生在好石岩,山里野花不要采。山花,自有山花的灵性山花的品格,委身闹市委曲求全绝不属于山花的灵魂世界。好你这根藤花,钝齿铁线莲。我会好好照料你的,虽然你其实并不需要我的照料。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万州区公安局一级高级警长)

好多年前我在大案队当队长,有年夏天我带侦查员小宋、小曹到铁峰山下的四十八槽蹲坑抓捕一个叫“胡锅巴”的杀人逃犯。

坑点选在沟口一个居高临下的岩架下,岩架与崖壁形成一个7字形的天然洞穴,可以遮风避雨。一根叫不出名字的藤蔓从洞顶岩缝垂落下来,飘来荡去有些挡事。小宋伸手就要扯了,我急忙说:“留着它,也不当紧的。”

那是一根我不认识的藤蔓,确切说应该是一根藤花,因为它正开着一朵朵瓶盖儿大小的小花儿。这些花儿除了花柄、花托是翠绿色外,花萼、花蕊、花瓣和花丝,甚至籽房、胚珠都是奶白色的。花儿们攀结在细长的藤条上,花枝轻颤摇曳不定,很是讨喜。

我们仨在这根小小藤花下枪不离手连蹲了两天两夜。第三天,胡锅巴出现在沟口一个窝棚,我们仨悄悄摸了过去。面对黑洞洞的三个枪口,胡锅巴束手就擒。给胡锅巴戴上手铐,我和小曹留下看押,小宋折回岩洞收拾东西。一会儿,小宋回来了,笑盈盈捧给我一个方便面纸盒。打开一看,是一坨黑乎乎的泥巴,泥巴上带着尺多长的藤子。小宋用警用匕首割了藤蔓,把那根藤花连根带泥给撬了回来。小宋一片好心,我想责怪也不好开口,只得收了下来。

回城关了胡锅巴,我匆匆忙忙赶回家。阳台上腾了个大陶盆,小心翼翼把藤花栽下去,淋了营养液生根水,放到露台一角。我没抱多大希望。我知道山野花草最是桀骜,要在城里生根开花难上加难。

果然,那藤花埋在土里,大半年没动静。好几次我想刨开泥巴看看,终究没下得了手。我照常浇水施肥,虽然我完全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殊不知第二年春天,陶盆里蹿出一根瓜秧,渐渐长出细长的藤条和卷须,很像一根纤细的丝瓜藤。我不相信会是那藤花真就长了出来,疑心只是哪只好事的鸟儿无意间在陶盆里拉了泡鸟粪,鸟粪里正好有颗丝瓜籽。直到夏天,藤蔓长到一米多长,弯弯曲曲缠绕在篱笆上,却见不着丝瓜金黄色的花朵,我才相信这棵藤花真就活了。

正当我为这个奇迹沾沾自喜时,恼人的事发生了。这藤蔓只长藤子不开花,还特别招虫子。从小如针眼儿麦芒的粉虱、蚜虫到寸多长的毛虫、叶甲应有尽有。反正是三两天不打药不动手抓,叶子就会被吃光,还会殃及跟前的花草。我想了个办法。我每天在露台上撒些小米,小米引来了小鸟,小鸟吃小米时会顺便把虫子当开胃菜吃了。我和小鸟这种默契维持了小半年,直到秋天藤花的叶子掉光,冬天到来了。

这一年,我不晓得这藤花叫啥名字,也没看见花朵。但我对它依旧呵护有加,从来没想到要离弃它。

来年春天,头年的藤蔓上发出了嫩芽,我也从一个园艺朋友那儿知道了它的名字,一个学究气很浓的名字:钝齿铁线莲,毛茛科女娄的一个变种。它的确是会开花的,除了一种叫单叶铁线莲的藤花是冬天开花,其他品种都会在夏天开放,花朵通体雪白。

我是爱花之人,也粗通些文墨。我知道这菱字在古代通委,是美的意思。这么一想,我就特别希望这株铁线莲能像它在四十八槽岩架下那样开出成串的白色花朵来。

转眼到了夏天,我和鸟儿之间的默契早早生效。藤花枝壮叶肥,可我依旧没有等来一藤白花。

第三年,我不再抱任何希望,和鸟儿之间也没

很多年前,有一次去邻县的兄弟单位出差,为方便工作,就住在他们招待室。稍微大一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那时候一般都设有招待室和职工食堂这类后勤部门。

傍晚,我正下楼,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咚、咚、咚的声响,自然地回过头一看,是同寝室那位腋下夹着拐杖的中年人。旅馆按床位收费的年代,互不相识的人同住一室很正常。他下楼的速度又快又猛,我感觉像是要失去了重心一样,担心挡着他道,赶紧闪到边上,并好意提醒:“您慢点!”那中年人停顿了一下,望望我,什么也没说便走了。但下楼的速度明显慢下来。

出差归来很快就是元旦,我收到一张手工制作的贺年片,做工非常精美,上面写着“好人一生平安!”当时正热播电视连续剧《渴望》,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片尾歌曲名就是这句话。贺年片落款“室友”。看看邮戳,寄自我出差那个县城。我想,应该是那位夹拐杖的同室中年人寄的。那时缺少“隐私”这个概念。招待室登记簿上有我的姓名和单位,摆在服务员桌上的,容易查到。

后来,我从家乡小县城调到了市里工作。有一天,得知原先一位同事将在新年举行婚礼,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同事的妻子是我曾经暗恋过很久的女孩,我与他心知肚明,只是都从不提起。也许觉得大家碰面会尴尬,同事和他妻子没邀请我参加婚礼,得知消息时已赶不上了。即便赶得上,我也不好意思参加。但我发去了一封礼仪电报:“真心祝愿你们幸福!”

连手摇电话机都没普及的年代,我们地区刚刚开办这种电报新业务,知道和使用这种方式的人非常少,我又选了一款最漂亮的贺卡样式。不同款式价格不一样,越好看越贵。还有,发电报按字收费,标点同样是,但一般都减掉不发。而我专门打上了一个感叹号。

几天后,我收到同事和他妻子寄来的贺年片,上面写着:

在所有礼物中,唯有你的最珍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母亲是把滚烫的熨斗

□沈治鹏

睡四五个小时,时常踩着踩着缝纫机踏板就睡着了。要么针扎手指被疼痛惊醒,要么为强迫睁眼,拧得自己手臂青一块紫一块的。

春节前,辛劳一年的人们喜欢穿新衣迎新年,是那时国人对辞旧迎新最实在的表达。这期间,是母亲最累也最欢快的时候。有钱的,做新衣买新鞋,没钱的,弄双新鞋垫也得犒劳一下家人或自己。母亲把平日裁剪布料后的边角余料一块一块积攒起来,回到家中便在昏暗的白炽灯下清理、挑选、剪拼、上浆,粘贴在笋壳上,晾干后用模板剪成鞋垫。家里没熨斗,就放在竹编的罩子上用灶火烘干,再上缝纫机打制。母亲的手艺无可挑剔,打出来的针线就像漂亮的手指螺纹。

在农民进城卖一把小菜都被视为违规的年代,私自做鞋垫卖自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被逮住,血本无归不说,弄不好还会被扣上“帽子”。这个家若没有了母亲,天真

我在家里排行老么,母亲健在时,自己年逾四十还是事事叮嘱,处处提醒。在她眼里,儿女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有高堂在的环境与语境里,孔老夫子“四十而不惑”的箴言,于母亲而言,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劝诫。

母亲离开已经十多年了。没有了母亲的日子,仿佛孤单了许多,又仿佛寂寞了不少。母亲反复地唠叨,在怀念的背景里,一声声放不下的叮咛,是万般的慈爱,没商量的呵护。

历经雨雪风霜的母亲,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见周边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反而作茧自缚时,总会淡然一笑:只要冷不到饿不到,要那么多钱做啥子?削尖脑袋去贪图吃不得喝不得的虚名,难免会落得个害人害己的结局。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不义之财可能让人高兴一阵子,却得担惊受怕一辈子。亏心之事也许能躲避一时的困扰,但头上三尺有神灵,会胆战心惊用一生去安抚你的良心。

没上过学的母亲总是用言行和亲身领悟来教育影响子女。20世纪60年代,心直口快的父亲得罪人不得已离家,养育五个子女的重担就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在小县城七居委会开办的缝纫合作社,母亲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一天

的就塌下来了。母亲明白这事非同小可,总是小心又小心,生怕出漏子。

烘烤鞋垫需要不停翻转,一大意就会烤焦。为赶时间又不耽误睡眠,母亲常常将半干的鞋垫一排排铺在床上压在身上,次日起床就烘干了。抓紧时间打完鞋垫,趁天亮前悄悄卖出去。

就这样,母亲在黑夜与白昼的缝隙中争分夺秒地穿梭,年幼的儿女在逼仄的时空里倔强成长。一家老小顺遂生存下来的秘诀,就是母亲视自己为坚不可摧的熨斗,把瘦弱的身躯当成永远烧不完的木炭,以熊熊燃烧的姿态让熨斗保持滚烫,随时提起,都会将生活中的坡坡坎坎曲曲折折熨烫得平平直直妥妥帖帖。

坐在这寒冷的冬夜,我开着空调在电脑上写下这些文字。我一直想不明白,睡眠与营养严重不足的母亲仅凭瘦小的身躯是怎么把冰冷的鞋垫烘干的?刚刚躺下的那一刻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是对刺骨的冰凉怨天尤人还是为醒来能卖掉鞋垫换回儿女们果腹的食粮而暗自喜悦?此刻,谁能回答我。只记得母亲在对我讲述这些往事时总是语调平淡,神情平静,面带慈祥,仿佛是在揭秘一个街坊邻里凭借勤奋永不低头最后战胜艰难困苦 of 久远的故事。

面对困厄,母亲用一生诠释了天道酬勤、乐天知命的真理。当自己跨过退休的门槛时,猛地豁然开朗,遵循天道才是人间的正道,求人不如求己才是人生至理。此刻,和睦互爱的五姊妹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您的教诲我们牢记在心里。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